

访古知新▶▶▶

辋川别业访王维——

我不是你们想的那种“山水诗人”

本报记者 熊建

公元750年初冬时节，记者辗转来到“可能是古代最有名的别墅”——位于陕西蓝田的辋川别业，王维已经经营五六十年了。这里四周的山峦呈现圆圈状，犹如一个巨大的车轮——辋，是离长安最近的“世外桃源”，骑马半天可到。

虽然天已寒凉，但这初冬山涧，仍是色彩缤纷，让人不禁想起他的《山中》一诗：“荆溪白石出，天寒红叶稀。山路元无雨，空翠湿人衣。”王维和好友裴迪一起，以“辋川二十景”为题材，各写了20首同题唱和诗。字里行间，埋藏着诗人的高洁理想。

走过“金屑泉”，转过“白石滩”，沿山溪上行了一阵子，就到了“竹里馆”。记者还未走近，已闻琴声泠泠，如清泉漱石，沁人心脾。琴声歇处，一位身着素衣、神情气朗的男子推门而出。这便是名满天下的王维了。

精通诗乐画的艺术全才

记者：摩诘先生，久仰大名。今日冒昧来访，想请先生谈谈您的诗。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远客辛苦。请坐。既然谈诗，不妨就在这山水之间，倒也合宜。



绝妙好辞▶▶▶

西出阳关后，真就没有故人了吗？

熊建



在甘肃省敦煌市阳关景区附近，一辆汽车从葡萄凉亭旁驶过。阳关是中国古代诗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边塞意象之一，许多边塞诗中都能找到它的身影。王维的《送元二使安西》被乐师谱曲传唱，成



懂我。其实诗画本是一理，都是要捕捉那眼前景、心中意，发而为情、为意。只不过诗用字来表达，画用笔墨罢了。

记者：那先生在诗歌体裁上，似乎也是全面开花？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这倒不假。现时流行的五言、七言，律诗、绝句，我都尝试过。李白不爱写律诗，杜甫绝句写得少，我倒是各体都写了一些。就连那久无人问津的楚辞体，我也试过几首。你且看看这首《送神曲》：“纷进拜兮堂前，目眷眷兮琼筵。来不语兮意不传，作春雨兮愁空山。悲急管，思繁弦。灵之驾兮俨欲旋。倏云收兮雨歇，山青青兮水潏潏。”

记者：这很像《九歌》里的篇章。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过誉了。不过要说《九歌》，那确实是我心仪的典范。李白受《离骚》影响深，我则偏爱《九歌》多一些。《离骚》如大江奔腾，《九歌》似清溪流淌，各有所长。

记者：这么说来，先生确实是全面——诗、乐、画，各体皆能。可后人偏偏只记得您的山水诗，这未免……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这不怪后人，我确实是在辋川写了不少山水诗。但那不是我诗歌的一个角落罢了。其实传唱最广的，可不是这些。你听过《红豆》吧，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劝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”。还有那首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，被人谱成曲子，叫《阳关三叠》，一唱三叹。梨园弟子们，没少唱这些。

记者：没想到，《相思》《渭城曲》在如今的时代都是流行歌曲的歌词。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诗也罢，歌也罢，能打动人心就好。所以你看，我写的可不只是山水。

边塞风烟里的少年意气

记者：说到打动人心，晚辈发现先生其实写了不少边塞诗，存世数量居然有30多首，比李颀和王昌龄留下的边塞诗加起来都多。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年轻时去过河西，在凉州做过判官。那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的景象，见过了，怎能不写？

记者：《使至塞上》那句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确实是千古绝唱。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那一联倒还满意。不过边塞诗也不只是写景。你看这首《陇西行》：“十里一扬鞭，五里一扬鞭。都护军书至，匈奴围酒泉。关山正飞雪，烽火断无烟。”

记者：这节奏！快马加鞭，一刻不停，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边塞就是这样的。军情紧急，如何能慢？如何表现？我用短促的句子，就像马蹄声，哒哒哒，一口气跑到底。

记者：先生写战争，好像从不正面描写厮杀？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我写的是那气氛、那情绪。比如这首《从军行》：“吹角动行人，喧喧行人起。笳悲马嘶乱，争渡金河水。日暮沙漠昏，战声烟尘里。”

记者：全诗没有一个“杀”字，却让人身临其境。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我不爱煽情，不爱夸张，也不爱感叹，就是老老实实把看到的写下来，不动声色而声色俱在其中。那战声混杂在烟尘里，你看不见，却能听见、能感觉到——这就够了。

记者：先生还写过不少游侠少年。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少年人嘛，总

有一股豪情。《少年行》你读过没？“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。”高楼、垂柳、骏马、少年，意气风发！那时候的少年，可不就是这样？还有这几句：“出身仕汉羽林郎，初随骠骑战渔阳。孰知不向边庭苦，纵死犹闻侠骨香。”（《少年行》）

记者：这话真是少年人的口气。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这就是少年的心气，也是盛唐的气象。如果说李白是在追求盛唐时代可能会得到的那些东西，那我则是在诗中反映出盛唐时代已经得到的那些东西。

清新之美与春天之味

记者：品读先生的各类诗作，总能感受到一股清新自然的诗风。后人常称赞您的诗“穆如清风”，读起来像呼吸新鲜空气一样舒服。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好诗就该是这样——不张扬，却离不开身边。比如那首《赠远》里的月亮：“不见乡书传雁足，唯看新月吐蛾眉。”这“新月吐蛾眉”，读来像是月亮第一次出现在世上，第一次与人相识。

写诗最怕用人们太熟悉的意象。在今古多少诗人笔下，月亮被写了千百回，再用就难出新意。所以我写它“吐蛾眉”——就像少女初妆，第一次露出眉梢。这样，旧的月亮就有了新的生命。

记者：先生的诗里，好像特别偏爱“春”字？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春者，生也。万物复苏，一切都带着新鲜的气息。你看我写送别：“唯有相思似春色，江南江北送君归。”（《送沈子归江东》）相思如春色，无处不在，处处相随。

还有那首《山中》：“山路元无雨，空翠湿人衣。”明明没有下雨，

却感觉衣裳湿了——是被那满山的绿意打湿的。所以说，春色不只是看到的，还是感受到的。那翠色太浓了，浓到能“湿”人衣。这就把视觉变成了触觉。

记者：先生的诗里，杨柳也特别多。比如“天官动将星，汉地柳条青”“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”“杨柳青青渡水人”……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柳者，留也。送别时折柳，是希望友人留下。但柳也是春的使者，那青青的颜色，一看就知道春天来了。

记者：先生写春天，好像特别爱用颜色？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我是画画的人，对颜色敏感。比如《春园即事》里：“开畦分白水，间柳发红桃。”白水、红桃、绿柳，三种色彩搭配成了一幅画。这就是我追求的，诗要有画意，画要有诗情。白水流入田垄，红桃间在柳中，一白一红，一绿一白，颜色互相映衬，画面就活了。

还有那首《山中送别》：“山中相送罢，日暮掩柴扉。春草明年绿，王孙归不归？”明明是在送别，心里却盼着明年春草绿时，故人归来。这“春草绿”三个字，把离愁都染上了希望的颜色。离别是苦的，但春天是甜的。苦中带一点甜，愁里存一点盼，这样的人生才有味道，才有希望。

记者：说到希望，先生的《辛夷坞》里，那木兰花“纷纷开且落”，虽是无人欣赏，却也自在地开放凋谢。这算不算另一种“春天之味”？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花开花落，本是大自然的节律。有人看，它开它落；无人看，它也开也落。其中的自在，不也是一种春天的味道吗？

记者：所以先生诗作的“清新”，不是简单的明快，而是一种与万物相通的气息。哪怕写空寂，也透着生机。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天地有生意，万物有灵光。诗人不过是把这灵光捕捉下来，化成文字罢了。我早年写过一首《桃源行》，结尾说“春来遍是桃花水，不辨仙源何处寻”。这“春来遍是桃花水”，不是也在说：春天无处不在，处处皆是仙境？

仙境不在远方，就在眼前。桃花水到处流，春色到处有，只问你有没有用心去发现。

记者：今日听先生一席谈，才知后人对先生的了解，实在有些片面。先生不只是山水诗人，更是音乐家、画家、边塞歌者、春天的知音。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片面也好，全面也罢，诗写出来，就交给读者了。后人怎么读，那是后人的事。

记者：临别之际，先生可有话留给后人？

王维（AI模拟）：就两句话吧——但去莫复问，白云无尽时（《送别》）。

每次读到这首诗，你有没有想过：阳关外面，真的就一个故人也都没有了吗？

按理说，朋友元二要安西干干，那是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一带，路途遥远，人地生疏，那里确实举目无亲。王维这么说，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可问题来了——既然明知没有故人，为什么还要特意说出来？这不是往朋友心上扎刀子吗？

咱们换个角度想想。你送最好的朋友去远方，临别时你端着酒，说：“再喝一杯吧，出了关就再也见不到我这个老朋友了。”这话听着，是不是有点怪？难道不是应该说“多保重，到了那边记得写信”之类的？

可王维偏要这么说。而且这一说，竟成了千古绝唱。明代李东阳在《怀麓堂诗话》里感叹：“王摩诘‘阳关无故人’之句，盛唐以前所未道。此辞一出，一时传诵，不足，至为三叠歌之。后之咏别者，千言万语，殆不能出其意之外。”意思是说，王维这句诗是盛唐以前没人说过的，一出来就被人传唱，还谱成曲子一唱三叠。后来写送别的，千言万语，都跳不出这个意思。

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藏着一个秘密——“以无为有”。

你瞧，阳关之外，确实没有故人。可正因为没有，这最后一杯酒才显得那么重。它把所有的情谊都浓缩进去了。喝下这杯酒，就等于把故人装进了心里。往后漫漫黄沙，虽然孤身一人，可心里头有这杯酒垫底，就好像老朋友一直陪在身边。

这叫“无中生有”。表面上是说“无故

人”，实际上是在说“有故人”——那个“故人”一直在，他就是这杯酒，就是这份情。所以，故人以“无”的方式伴随，形同“有”，发挥了“有”的效果。

再说颜色。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”前两句是什么色调？青青的柳，新新的绿，是春天的颜色，是生机的颜色。可后两句呢？西出阳关，那是大漠，是黄沙，是荒凉。一青一黄，对比鲜明。

再品品“阳关”这两个字。“阳”是什么？是太阳，是阳光。阳关外面虽然荒凉，可阳光照样普照。那阳光，不就像故人的目光吗？你走到哪儿，它跟到哪儿。黄沙漫漫，可头顶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，就像朋友的心，一直暖着你。

这首诗着实把“有”和“无”的辩证关系参透了。眼前有青青柳色，有客舍，有酒，有朋友；关外无这些，但有阳光，有思念，有情义。而这一切，都融入那杯酒里了。

古人说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，这里却是“此杯可以无胜有”。你喝了这杯酒，就等于带上了整个故人的世界。

后来有人把这首诗谱成《阳关三叠》，一唱三叹。为什么？因为那种“以无为有”的情感太深了，深到非反复吟唱不能尽意。那曲调想必是回环往复，就像故人的叮咛，一遍又一遍，绕在心头。

所以，西出阳关真的没有故人了吗？有。王维用一句“无故人”，反而让故人无处不在。这就是天才的手笔。

（本版配图除署名外，均为AI生成）

新华社记者 马宁摄